

嘉業堂
叢書

三垣筆記

第二冊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
元勳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
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
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旣立置福王於何
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
肩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泰昌在青宮時
則以光廟爲國本當光廟與熹天啟毅崇禎二廟皆絕時則

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
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
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禮畢問懿文
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

興平伯

等旣封伯袁督繼咸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

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領
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

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鬪本輔臣士英

萬麻已未貴陽人

引傑

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咸亦從臾上曰其如不肯去何
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爲用伏祈振

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

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

萬厯已未新建人

言澶淵之行不是遽爲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

領之繼咸又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

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

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咸往閤責閤臣

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

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

崇禎戊辰遂安人

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鍼

萬厯丙辰桐城人

迂之江干

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鍼廢籍中誰爲若知交

可用者大鍼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戍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鍼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
閣臣皆以爲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
卽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鍼陛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
士英申言大鍼冤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
無指實大鍼自訴冤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
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
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
案一書大鍼與焉臣亦知大鍼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
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鍼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良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鉞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鉞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爲大鉞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珍聞毅廟縊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

崇禎辛未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長洲人

貢生壽寧知縣飲猶龍力稱珍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

病假此爲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鬪衆解之乃

已

劉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江北黨誑言害己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
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
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爲東
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
日疏糾呂大器雷縉祚薦張捷萬麻癸丑丹陽人鄒之麟萬麻
探花武進人張孫振劉光斗天啟乙丑武進人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鍼爲中外攻甚忿大鍼亦語
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
光時亨龔鼎孳周鍾崇禎癸丑金壇人等大鍼教也

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咸貽書良
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

指澍入賀實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爲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鄮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爲鄮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

天啟壬戌
富順人

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曰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
自爲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
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于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
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
南都見導駕背走爲正其誤而內員反嗔面向者行稽
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
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
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尙書帶閣銜捷
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鍼致中外

沸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

崇禎

辛未太倉人

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酌而哭之姜輔曰廣

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昨東林者

東林拒予耳高輔弘圖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

憲宗周

萬曆辛丑會稽人

疏自外至大鍼等宣言曰廣實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同而薦陞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

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鏞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

疏爲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

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爲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

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尙

幼與皇上爲叔姪可也人哂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與陳都督洪範馬同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朗應曰可上命卹卹並察處劾新甲者六垣合爭乃止陳儀曹龍正旣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日閉門耽讀人服其高時姜給諫應甲

崇禎戊辰金華人

李侍御模

天啟乙丑太倉人

見時事日非俱

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贓銀疏時議不欲
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
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子崇禎時曾題潁國公傳友德

宿州人

宋國公馮勝

鳳陽人

贈諡爲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

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

崇禎丁丑青浦

人言於子謂宜入功臣廟子復爲題允忽一夕子稚兒

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謝者一

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圓皆有喜色聳立以俟旦告子

子訝而詢之乃入廟日也後子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

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二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爲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謚則詞臣擬二兼作謚議呈禮部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渡後顧宗伯錫疇萬麻己未崑山人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掌惟擬謚不由詞臣請謚亦不藉閣揭止部疏題請而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其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其慎之意恐滋徇濫

張少司農有譽

天啟壬戌江陰人

先厯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

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厯

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

是以周司農堪賡

天啟乙丑寧鄉人

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爲之

識者謂且啟阮大鍼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

永樂辛丑錢塘人

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

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

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爲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冢宰

石麒麟等疏卽澍草也子獨以爲不可曰以忠肅功卽公

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

侯華高

和州人

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

崇禎丁丑榜
眼海鹽人

心黨之英又援安

卿伯張興

壽州人

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

崇禎戊辰
蒲州人

折

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

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鑣

南昌寧
府裔

以宗貢寓京

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實而入

顧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

楊編修廷麟

崇禎辛未
清江人

詹侍御爾選

崇禎辛未
樂安人

皆一時

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

崇禎甲戌
鄞縣人

以年例胡大行麒生

崇禎戊辰
德清人

胡秋曹江

崇禎戊辰
孝感人

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

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樞曹奮飛

崇禎辛未宿遷人

以耳重久

廢爲懷遠侯常肩緒

開平王裔

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

自薦馮侍御明玠

天啟壬戌青浦人

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闔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

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

臺喻阮也

顧宗伯錫疇署銓爲章都諫正宸熊給諫汝霖疏謫後

以削溫輔體仁謚爲張侍御孫振糾又以署銓不簡爲

何侍御綸糾正宸與孫振等皆不同道兩路夾攻一人

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旣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鍼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鍼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今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鍼杯酒慇懃意甚感此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徐太宰石麒所云奉差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